

太平洋岛国媒体发展背景下 中国传播策略与提升路径研究

程振宇

(天津师范大学 欧洲文明研究院, 天津 300387)

摘要: 太平洋岛国的媒体产业规模较小,传播策略以报道本地新闻为主,国际新闻主要转载域外国家主流媒体的报道。太平洋岛国的媒体发展长期受到资金与技术的限制,缺乏识别虚假信息和误导性信息的能力。作为舆论传播的中间地带,太平洋岛国受到西方媒体的争夺,在国际舆论话语权的优势下,试图左右太平洋岛国舆论导向。中国需要提升“一带一路”国际舆论话语权下的对太平洋岛国传播策略,谋定传播定位、建立双向传播模式、提升文化形象、重构传播路径与报道内容、警惕西方话语陷阱、加强与太平洋岛国媒体的联系,从而在太平洋岛国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

关键词: 太平洋岛国;“一带一路”倡议;国际舆论话语权;传播策略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217(2026)02-0128-09

收稿日期: 2026-01-0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4BGJ012):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合作机制构建路径与对策研究。

作者简介: 程振宇(1996-),男,山东聊城人,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DOI: 10.16284/j.cnki.cn37-1401/c.2026.02.009

国际舆论话语权本质上是一种独特的权力表现形式,它与硬性的强制力不同,能够以非暴力、非强制的话语方式影响改变他人他国思想、行为和国际关系运行。^① 在新时代,如何构建和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② 其中,舆论性话语权受到国内学者愈发的关注,尤其是新媒体技术在新时代、新格局下如何重构中国国际舆论话语权。^③ 不同于以往“重大国、轻小国”的研究状况,近年来,随着“全球南方”这一概念的兴起,“小国外交”与“小国研究”逐渐成为学界热点。^④ 小国是国际舞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亦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支持者,加强小国研究正当其时。

太平洋岛国是指分布在大洋洲除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外的14个岛屿国家,从文化上还可分为美拉尼西亚、波利尼西亚和密克罗尼西亚三个次区域。太平洋岛国的媒体产业始建于殖民时期,主要是殖民地政府、教会和私营企业建立的广播电台和报纸。^⑤ 在太平洋岛国独立以后,这些媒体大多数被新的岛国政府所接管。从人口数百万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到仅有1500余人的纽埃,从世界上唯一纵跨赤道且横越国际日期变更线的基里巴斯再到国土面积仅有21平方公里的瑙鲁,各岛国间由于历史、文化、经济、人口等方面的差异,媒体产业的发展水平和特点也各有不同。在当今日缘政治竞争局势下,太平洋岛国媒体被西方主流媒体视为

①陈正良:《国际话语权对国家软实力影响效用探赜》,《观察与思考》2017年第1期,第35页。

②徐国亮:《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深刻意蕴与重要意义》,《人民论坛》2021年第31期;胡正荣:《新时代中国国际话语权建构的现状与进路》,《人民论坛》2022年第3期;张铤:《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发展历程、形势研判与提升方略》,《教学与研究》2023年第5期。

③张涛甫:《新媒体技术迭代与国际舆论话语权重构》,《学术前沿》2020年第8期;吴瑛、乔丽娟:《国际舆论新格局与中国话语新空间》,《对外传播》2021年第1期;陈金:《制度与舆论: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构建国际话语权的双重路径》,《理论建设》2025年第3期;余纲正、景嘉伊:《支撑资源、操作能力与数字时代的国际舆论性话语权竞争》,《当代亚太》2025年第5期。

④国外对小国研究的系统梳理参见Baldur Thorhallsson,“Studying Small States: A Review”,*Small States& Territories*, Vol. 1, No. 1, 2018, pp. 17-34;国内代表性成果如:丁媛:《国家核心利益与亚太“小国”外交战略研究》,《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5卷增刊;陈晓晨:《小国研究视域下太平洋岛国的外交策略》,《国际关系研究》2022年第2期;李兴、耿捷:《“不对称关注”视域下的小国外交:理论建构与中国方略》,《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郎振娜:《依附还是自主?——关键小国的对外战略选择》,《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3年第1期。

⑤Philip Cass,“Media Ownership in the Pacific: Inherited Colonial Commercial Model but Remarkably Diverse,”*Pacific Journalism Review*, Vol. 10, No. 2, 2004, p. 83.

炮制“中国威胁论”、抵制中国在太平洋岛国扩大影响力的媒介工具。中国需要完善和优化对太平洋岛国传播策略,驳斥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污蔑,向岛国人民正确传播“一带一路”理念,在地缘政治竞争中反制西方国家战略布局,扩大中国外交影响力。因此,本文通过系统梳理太平洋岛国的媒体发展史与传播策略,分析太平洋岛国媒体发展的困境与挑战,为“一带一路”国际舆论话语权下的中国对太平洋岛国传播策略提供智力支撑。

一、太平洋岛国的主要媒体及传播策略

(一)太平洋岛国的主要媒体

从广义上讲,太平洋岛国的媒体产业是建立在西方自由主义监督模式的基础之上,独立媒体被视为民众新闻自由的基石,许多岛国政府对媒体采取最低限度的控制。在2025年公布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WPFI)上,萨摩亚排名第44位,汤加排名第46位,巴布亚新几内亚排名第78位。斐济的排名在2023年4月废除《媒体产业发展法》后逐步上升至40位。^①虽然太平洋岛国的新闻自由常被认为是民主的,但是斐济、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瓦努阿图的新闻媒体与本地政府的关系长期处于紧张状态,记者被恐吓、诉讼、审查和贿赂的情况屡见不鲜。

太平洋岛国的媒体产业发展相对滞后,主要受市场规模较小、资金与技术限制的影响。汤加几乎没有印刷媒体,该国媒体主要是汤加广播委员会(TBC)运营的汤加电视台和汤加广播电台。《汤加时报》出版商卡扎菲·莫阿拉(Kalafi Moala)认为汤加的媒体自由度较低,一直呼吁推动汤加的新闻自由。^②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两家日报均为外资所有,《国民报》由马来西亚跨国企伐木公司所有,《巴布亚新几内亚信使邮报》则由澳大利亚裔美国商业巨头鲁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的新闻集团所有。密克罗尼西亚联邦仅有一份《卡塞莱利报》(*The Kaselehlie Press*)。在库克群岛、图瓦卢、瑙鲁等微型岛国,媒体产业的规模更小,信息来源更依赖外部。

虽然新媒体技术在太平洋岛国逐步兴起,但广播仍然是该地区普及率最高的信息传播平台。太平洋岛国的广播电台主要有3种,分别是由政府持有并运营的公共广播电台,由个人或公司持有并运营的私人广播电台,以及由社区或社区成员持有和运用的社区广播电台。广播是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最主要的媒体形式,共有8家广播电台,覆盖范围各不相同,其中4家是各州的公共广播电台,分别由各州政府运营。^③广播是太平洋岛国最受欢迎和最容易获得的传播媒介,这主要是地理环境和缺少资源的原因。如在巴布亚新几内亚,超过8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④山地和森林阻碍了交通网络的建立;在所罗门群岛,大部分记者都驻扎在首都霍尼亚拉,缺少足够的新闻从业人员。

在太平洋岛国中,萨摩亚、斐济、马绍尔群岛和帕劳的本地媒体相对较为成熟。萨摩亚是太平洋岛国地区新闻自由的典范,1978年成立的独立日报《萨摩亚观察家》是当地影响力最大的地方报纸,在太平洋地区享有盛誉。萨摩亚的另一份主要报纸是《萨瓦利报》(*Savali*),作为国有双语(萨摩亚语/英语)周刊,它主要报道政府活动。萨摩亚广播公司和本地的塔拉穆亚(Talamua)集团则主导着萨摩亚的电视和广播电台。在斐济,《斐济太阳报》和《斐济时报》是该地区的主要报纸。《斐济时报》成立于1869年,一直以独立性而闻名。与之相比,《斐济太阳报》则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它支持斐济优先党,并曾在斐济大选中负责发布民意调查。马绍尔群岛的媒体主要由印刷品和广播构成,虽然没有电视台或在线新闻机构,但提供互联网协议电视(IPTV)服务,还有马绍尔语报纸的数字版。截至2024年,马绍尔群岛互联网覆盖率已达73%,显示出新媒

^①2023 World Press Freedom Index, <https://rsf.org/en/index?year=2025>, 访问日期:2026年1月30日。

^②“Tongan Publisher Says Media Freedom at a Low”, *Radio New Zealand*, May 3, 2018, <https://www.rnz.co.nz/international/pacific-news/356559/tongan-publisher-says-media-freedom-at-a-low>, 访问日期:2026年1月30日。

^③ABC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The University of Adelaide's Stretton Institute, “State of the Media: Federated States of Micronesia”, 2025, p. 13.

^④“Papua New Guinea Country Profile”, *BBC News*, December 19, 2023,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pacific-15436981>, 访问日期:2026年1月30日。

体发展的良好趋势。^① 帕劳主要依靠广播、电视和报纸,大多数家庭可以通过有线电视收看美国和国际频道,另有《岛屿时报》(*Island Times*)、《太平洋笔记》(*Pacific Note*)、《蒂亚贝劳报》(*Tia Belau*)三家主要报纸媒体。

总体来看,太平洋岛国的媒体产业受外部势力的影响较大,信息来源具有依赖性。澳大利亚、新西兰是太平洋地区新闻内容的主要提供者,与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媒体有紧密的联系,尤其是美拉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地区。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公共广播公司,运营电视频道、广播电台和在线出版物。由 ABC 运营的太平洋澳大利亚电视台(PacificAus TV)向亚洲和太平洋岛屿的观众播出各类节目,包括新闻时事、英语学习节目、电视剧等。新西兰媒体则通过《Tagata Pasifika》^②电视节目和太平洋网络媒体等,充当了太平洋岛国的区域通讯中心。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媒体在太平洋岛国地区有重要影响力,ABC是唯一一家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设有基地的外国新闻机构,新西兰的卡尼瓦汤加新闻网站(Kaniva Tonga)则是汤加的网络主导媒体之一。

美国媒体在太平洋岛国地区同样具有重要影响力。美属萨摩亚的《萨摩亚新闻》和关岛的《太平洋岛屿时报》是美国在该地区的主要喉舌。《萨摩亚新闻》涵盖美属萨摩亚、萨摩亚和太平洋地区的新闻,并在官方网站上设置了美联社新闻版块。由于美属萨摩亚和萨摩亚天然的亲近关系,《萨摩亚新闻》也受到许多萨摩亚人的关注。《太平洋岛屿时报》涵盖太平洋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闻,管理人员多来自美国在该地区的自由联系国。在马绍尔群岛,部分地区可以接收到美军的广播和电视,也可以通过有线电视收看美国电视节目,美军还在当地运营一家广播电台。

虽然太平洋岛国的媒体产业并不发达,但它因在地缘政治竞争中的战略价值而受到域外国家的高度重视。自 2020 年 10 月以来,“美国通过夏威夷东西方中心和战争与和平报道研究所的合作项目,使 11 个太平洋岛国的 16 家媒体可以重新发布《纽约时报》的内容。”^③此外,太平洋岛屿新闻协会(PINA)的所有成员都获得了《纽约时报》的在线订阅,并参加了一系列媒体研讨会。澳大利亚和英国等美国盟友也分别通过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国际发展计划和英国广播公司(BBC)媒体行动在该地区的媒体领域取得了进展。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的评论和分析网站《战略家》(*The Strategist*)被认为是澳大利亚在国际战略问题讨论中的权威声音,该网站发布文章具有鲜明的政治立场,炮制“中国威胁论”,抵制中国在太平洋岛国的活动。ASPI 为太平洋岛国记者举办了研讨会,呼吁本地媒体通过与外国媒体公司合作提升本地媒体产业的发展,并消除中国媒体在该地区的影响。此外,日本、印度等域外国家也逐渐加强与太平洋岛国在媒体方面的合作,日本已与澳大利亚合作培养岛国的信息技术人才,印度则将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信息技术卓越中心升级为“区域信息技术与网络安全中心”。

(二)太平洋岛国媒体的传播策略

在 2014 年第二届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首脑峰会上,太平洋岛国作出了“在关乎重大利益问题上‘用一个声音说话’”的决议,以此奠定了其媒体在重大事件上“合力声音”的传播基调。以俄乌冲突事件为例,太平洋岛国主要通过联合国和太平洋岛国论坛(PIF)发声。2022 年 3 月 1 日,太平洋岛国论坛驻联合国总代表兼斐济常驻联合国代表萨蒂延德拉·普拉萨德(Satyendra Prasad)表示,“太平洋岛国论坛成员国与 100 多个联合国成员国团结一致,呼吁停火和开展谈判。”^④此外,社交媒体和网络媒体也成为岛国领导人表达观点的媒介。如斐济代总理艾亚兹·赛义德-海尤姆(Aiyaz Sayed-Khaiyum)在社交媒体呼吁结束所有“敌对行动和任何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斐济常驻联合国代表普拉萨德在推特账户上表示,斐济支持“联合国为两个交战

^①ABC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The University of Adelaide's Stretton Institute, "State of the Media: Republic of the Marshall Islands", 2025, p. 9.

^②Tagata Pasifika 指的是与太平洋岛国、法属波利尼西亚和其它太平洋岛屿的岛民有血缘关系并居住在新西兰的人。

^③"Pacific Islands Media Initiatives," *East-West Center*, 2022, <https://www.eastwestcenter.org/professional-development/pacific-islands-media-initiatives>, 访问日期:2026 年 1 月 30 日。

^④"Pacific Island Forum Members Call to End Conflict in Ukraine", *The Fijian Government*, 2022, <https://www.fiji.gov.fj/Media-Centre/News/PACIFIC-ISLAND-FORUM-MEMBERS-CALL-TO-END-CONFLICT>, 访问日期:2026 年 1 月 30 日。

国家迅速回到对话道路所做的努力。”^①

从传播内容上看,太平洋岛国的本地媒体主要关注和报道与本地及太平洋岛国有关的新闻,内容以社会事件和政府活动居多,娱乐、体育和文化等领域则涵盖太平洋地区。太平洋岛国媒体主要代表太平洋地区,承担着传达太平洋岛屿未来的关键问题的任务。^② 反腐败、气候变化、贫困与健康、多元一体是太平洋媒体最关注的问题。^③ 国际新闻版块主要转载西方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以及本地记者或学者发表的观点性文章。从新闻媒体的信息来源上看,美联社、路透社等西方媒体是太平洋岛国媒体报道国际事件的主要信息来源,本地记者的报道相对较少。

二、太平洋岛国媒体发展的困境、挑战与机遇

近年来,太平洋岛国由于其重要的地缘政治价值,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逐渐凸显,域外大国在该地区的竞争日渐激烈。除美国外,日本以气候援助为突破口,通过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④在地区实施气候外交;印度也通过升级印澳战略伙伴关系、积极介入和创设南太平洋地区合作机制等方式加大对该地区的战略投入;^⑤英国、法国等前殖民宗主国也试图恢复或维持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尽管有 14 个太平洋岛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但尚处在民族国家建构的初始阶段,地区独立运动和民族矛盾频发,易被外部势力加以利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布干维尔运动和新喀里多尼亚的独立运动方兴未艾,域外大国在此地区势力进退,或将直接影响地区的稳定。与此同时,由于俄乌冲突与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性影响,太平洋岛国经济下行、失业率上升。受以上因素影响,太平洋岛国的媒体产业发展面临严峻的困境与挑战。

首先,财政问题始终是制约太平洋岛国媒体发展的最大挑战。太平洋岛国的本地媒体长期缺乏运营资金、人员培训和基础设施。许多媒体只能依靠广告和政府补贴才能生存,而太平洋岛国的广告市场相对较小,利润率也相应有限,因此一旦政府的经济出现危机,就会极大影响媒体的正常运营。在较小的岛国,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常常因财政问题而关闭,报纸的发行量也无法得到稳定保障。2012 年,基里巴斯唯一的广播电台因无法修复损坏的发射机和频繁停电而导致关闭,当地唯一的电视台也在次年由于财务问题而关闭。2013 年,图瓦卢的报纸《图瓦卢回声》宣布停刊,原因是进口纸张、油墨以及报纸印刷所需的成本过高。

其次,太平洋岛国媒体对外资和技术具有依赖性,缺少稳定、多样的信息来源。根据媒介系统依赖论(Media System Dependency Theory),媒体与社会、公众之间构成了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因此,社会结构越不稳定,信息来源越单一,公众对媒体的依赖越强。^⑥ 在太平洋岛国,由于资金和技术的匮乏,引进外资成为许多本地媒体解决经营问题的办法。本地记者受媒体所属公司的利益制约,对一些国际和社会性问题难以深入探究,更多采取“复制粘贴”式的新闻报道,而“复制”对象主要是西方媒体发布的新闻。此外,报道政治问题的本地记者经常受到政客和企业的压力,限制了本地记者发出不同于主流声音的能力。随着互联网在太平洋岛国的普及,增加了岛民获取信息的方式,但也迎来了新的问题。一方面,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太平洋岛国由于缺少高压电缆等基础设施,使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人口比例较小。互联网的覆盖范围主要在

①“Russia-Ukraine Conflict to Impact Pacific Economies-USP Academic”, *Radio New Zealand*, February 26, 2022, <https://www.rnz.co.nz/international/pacific-news/462317/russia-ukraine-conflict-to-impact-pacific-economies-usp-academic>, 访问日期:2026 年 1 月 30 日。

②“Pacific Forum Highlights Gender Equality, Media’s Role, and Anti-Violence Initiatives”, *Pacific Cooperation Foundation*, 2023, <https://www.pcf.org.nz/news/pifs-gender-media>, 访问日期:2026 年 1 月 30 日。

③Kristiana Uluwai, “An Interview with Kalafi Moala”, *Pacific Cooperation Foundation*, 2023, <https://www.pcf.org.nz/news/interview-with-kalafi-moala>, 访问日期:2026 年 1 月 30 日。

④日本国际协力机构成立于 1974 年,是日本政府进行官方发展援助(ODA)的机构。日本于 20 世纪 80 年代起通过该机构向太平洋岛国提供气候援助,援助方式包括技术合作、资金合作和人才交流。

⑤许善品、罗超群:《印度经略南太地区的动因、路径与影响》,《国际关系研究》2022 年第 1 期,第 107 页。

⑥S. J. Ball-Rokeach, “The Origins of Individual Media System Dependency: A Sociological Framework”, *Communication Research*, Vol. 12, No. 4, 1985, pp. 489-490.

城市地区,这造成太平洋岛国的区域信息传播滞涩,许多偏远地区的岛民无法获得即时、可靠的信息。另一方面,虽然岛民可以访问外国的新闻网络和使用社交媒体,但也使得对西方新闻来源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西方媒体在传播信息的同时,掺杂了大量具有意识形态和西方价值取向的内容。

再次,太平洋岛国本地媒体缺乏应对虚假和误导性信息的能力。随着互联网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发展,网络平台和社交媒体越来越受到太平洋岛民的青睐,也改变了政府官员与民众沟通的方式。当前,太平洋岛民主要使用的社交媒体是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和博客。基里巴斯和瓦努阿图都在脸书上直播了全国议会选举的结果,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民众热衷于通过博客和脸书群组阅读新闻并进行讨论。网络平台和社交媒体的信息不仅庞杂,而且经常受到政治和国家利益的引导,应对虚假信息 and 误导性信息是太平洋岛国媒体的严峻挑战。如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总理詹姆斯·马拉佩(JAMES MARAPE)被人以他的名义创建了虚假的脸书和推特账户,使得网民难以区分真实的个人资料。^① 社交媒体上充斥着破坏太平洋岛国本土价值观、政治和文化的内容,一度让瑙鲁、巴布亚新几内亚、萨摩亚和汤加等国试图封禁这些社交媒体。^② 问题的关键是对信息事实的核查,而太平洋岛国没有相关的核查团队,专业新闻人才与独立调查资源不足,所有报道都是提交给澳大利亚联合通讯社的事实核查部门。

最后,地缘政治竞争背景下,美西方国家利用信息技术和国际舆论话语优势干扰和影响太平洋岛国事务。在俄乌冲突中,美西方国家通过操纵国际舆论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描述为“独裁政权对邻国的入侵”,将普京“妖魔化”“标签化”。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总统戴维·帕努埃洛(David Panuelo)在宣布与俄罗斯断交时,重申了与美国的联盟关系,^③也大体可以看清美国在其中的诱导因素。总体来看,在俄乌冲突中,美拉尼西亚地区和波利尼西亚地区的岛国政府反应相对和缓,主要通过参与联合国投票和发表声明的方式表达态度;密克罗尼西亚群岛地区的岛国反应较为强烈,采取断交、在国际社会发声的方式表明态度。这既反映了“抱团取暖”的外交原则,也反映了次区域外交主张的差异性。太平洋岛国对俄乌冲突的反应级别和程度主要源于俄乌冲突的性质、与太平洋岛国的关联度和域外大国的影响。

当前,地缘政治领域是太平洋岛国虚假信息的“重灾区”。美西方国家通过压制真相、散布谎言等手段,煽动太平洋岛国抵制中国在该地区的活动,破坏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友好往来。所罗门群岛前任总理梅纳西·索加瓦雷(Manasseh Sogavare)就曾发表声明,“谴责外国媒体扭曲中国在所罗门群岛活动的报道。”^④ 近年来,澳大利亚政府将媒体视为澳大利亚和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竞争的核心渠道之一,澳媒体对中国在地区活动的报道明显增多。太平洋岛国的领导人认为这些报道无益于增进人们对太平洋地区的了解,呼吁媒体更加关注太平洋地区的声音和事务。2024年7月4日,在斐济首都苏瓦举行的太平洋国际媒体会议上,地缘政治成为其中的热门话题。巴布亚新几内亚信息和通信技术部长蒂莫西·马修(Timothy Masiu)在会上声称,太平洋地区媒体“被发达国家作为推动其地缘政治议程的工具。”^⑤

“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为太平洋岛国的媒体发展带来了机遇。在与中国建交并签署“一带一路”建设谅解备忘录的太平洋岛国,中国的援建和帮助提升了这些国家的通信和基础设施建设,为当地媒体产业的发展

①“Marape Denies False Social Media Claims”, PNG National Information Centre, May 20, 2024, <https://info.gov.pg/marape-denies-false-social-media-claims/>, 访问日期:2026年1月30日。

②Malifa, Eliorah, “Pacific Wayfinder: The Development and Dangers of Social Media”, Asia & the Pacific Policy Society, July 26, 2022, <https://www.policyforum.net/pacific-wayfinder-the-development-and-dangers-of-social-media/>, 访问日期:2026年1月30日。

③“Russia-Ukraine Conflict to Impact Pacific Economies - USP Academic”, Radio New Zealand, February 26, 2022, <https://www.rnz.co.nz/international/pacific-news/462317/russia-ukraine-conflict-to-impact-pacific-economies-usp-academic>, 访问日期:2026年1月30日。

④Nick Perry, “Solomon Islands Leader Hits back at Criticism of Deepening Security Ties with China”, AP News, July 17, 2023, <https://apnews.com/article/solomon-islands-china-united-states-48993476d38d40c816dd895e80868e3e>, 访问日期:2026年1月30日。

⑤Shailendra Bahadur Singh and Amit Sarwal, “The Role for Pacific Media in Charting a Pragmatic Global Outlook”, The Interpreter, July 16, 2024,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the-interpreter/role-pacific-media-charting-pragmatic-global-outlook>, 访问日期:2026年1月30日。

提供了有利环境。如中国与汤加达成的建立卫星测控站和南太平洋卫星通信商业合作协议,提升了当地的通信水平;中国在瓦努阿图建设的塔纳岛公路和马勒库拉岛公路,完善了该地区的环岛公路网。2023年10月16日至18日,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之际,聊城大学和聊城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共同举办了太平洋岛国媒体记者来访活动,太平洋岛国记者参访团与聊城市新闻传媒中心、大众日报社聊城分社等媒体单位进行了交流。^① 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加深通信、网络等领域的合作,已成为双方未来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但是,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舆论宣传仍需加强,在岛国主流媒体网站中与“一带一路”相关的内容报道依然较少。此外,西方国家对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媒体合作的干扰也愈发激烈。如2017年,本该由中国华为公司承担的所罗门群岛至悉尼的海底高速光缆工程,最终因澳大利亚的施压而被迫交付给澳方公司。^②

三、中国对太平洋岛国媒体传播策略与提升路径

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历史交往源远流长,特别是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太平洋岛国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沿线国家,双方关系稳步发展。目前为止,中国已经和斐济、巴布亚新几内亚、汤加等11个建交太平洋岛国签署了“一带一路”建设谅解备忘录,中国积极与太平洋岛国实现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媒体作为传播信息的重要媒介,对提升中国形象,深化双方互信互通具有导向性作用。通过针对性地优化和提升中国对太平洋岛国媒体传播策略,有助于中国扩大在太平洋岛国的影响力,深化中太关系。

(一) 谋定合乎共同利益和未来发展的传播定位

通过上文分析可知,太平洋岛国的媒体报道以本地新闻为主,对域外国家、地区的报道,多是由于涉及本国或太平洋地区事务。以《萨摩亚观察家》为例,在官方网站上以关键词“China”进行搜索,搜索结果显示,2024年该报纸的新闻内容包括地区安全事务、中国对岛国援助、中美地缘政治博弈、所罗门群岛总理访华等,新闻来源主要是中国驻萨摩亚大使馆、澳大利亚洛伊研究所、《萨摩亚观察家》资深记者等。太平洋岛国作为边缘国家,面临着经济发展、地区安全、气候变化、教育和医疗等迫在眉睫的问题,而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在许多问题上都有共同关切,亦有可借鉴的经验。2024年8月18日,斐济总理兰布卡(Sitiveni Rabuka)在访问中国时就表示,“中国的脱贫攻坚战略为斐济改善社区生计提供了很多经验,他也有意在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层面推动两国学生和教师的交流。”^③中国的“蓝色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理念与太平洋岛国的“蓝色太平洋”倡议也不谋而合。因此,中国媒体在该地区的传播应从岛国切身关切的理念出发,在传播内容上除介绍中国对岛国援助外,应在与岛国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多阐释中国理念与中国方案,为中太深化合作奠定舆论基础。

(二) 建立多层次、全方位的双向传播模式

近年来,随着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关系的不断发展,域外国家通过媒体“抹黑”中国的行径愈演愈烈。部分岛国由于与中国交往较少,加之西方媒体对国际舆论话语权的垄断,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理念产生误解。在中国与太平洋岛国不断深化政治交往的同时,也需要建立多层次、全方位的双向传播模式,从而满足不同层次受众的需要。

当前,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信息交流已呈现出全面发展的良好势头。2018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的《命运与共——中国与太平洋岛国》专题片在央视新闻频道全部播出;中国驻所有建交太平洋岛国大

^① 林晨:《见证“一带一路”的聊城篇章——太平洋岛国媒体记者在聊采访纪实》,《聊城新闻传媒中心》2023年10月20日, <http://www.lcxw.cn/yaowen/shehui/20231020/46078.html>, 访问日期:2026年1月30日。

^② 《澳情报机构对中企合作做出罕见干预,中国援建南太光缆泡汤》,《环球时报国际》2018年6月14日。

^③ “PM Rabuka Says There Is Much to Learn from Poverty Alleviation Programs in China”,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ugust 17, 2024, <https://www.foreignaffairs.gov.fj/pm-rabuka-says-there-is-much-to-learn-from-poverty-alleviation-programs-in-china/>, 访问日期:2026年1月30日。

使馆都开通了官方网站。在校际交流层面,中国海洋大学、中山大学、北京邮电大学、聊城大学等高校与斐济南太平洋大学、萨摩亚国立大学等建立了稳定的合作交流模式。在斐济,2001年创刊的《斐济日报》是斐济的唯一一份中文报纸,开设侨务领事、斐济新闻、专题报道等10余个版块,目前已覆盖多个岛国,成为斐济华侨华人了解中国发展变化和斐济当地政情社情的重要窗口。

(三)强化对外传播体系中的文化形象宣传

在当今国际形势下,文化形象的对外传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太平洋岛国以往对中国的了解主要来自中国官方媒体的“外宣”工作,对中国文化形象的认知较为单一。西方媒体往往通过制造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在价值观、意识形态、文化象征的二元对立,将中国文化形象塑造为“神秘”“缺少信任”的外来竞争者,同时强化西方自身“太平洋伙伴”的文化形象,此种策略已取得一定的实效。面对当今世界价值多元化、传播渠道多极化、传播方式多样化的局面,需要强化对外传播体系中的文化形象宣传,从“传统中国”“当今中国”“未来中国”三个层次构建真实的中国形象,讲好中国故事。^①一方面需要官方媒体重构对岛国传播的整体战略和主流话语体系,另一方面需要民间组织和其他文化群体的共同参与。

跨文化视角是中国与太平洋岛国互相了解的重要桥梁。太平洋岛国的本土文化有分享、联系、合作等理念,如斐济的“克里—克里”传统^②,汤加人注重热情与礼节的社交习俗等。^③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背后蕴藏着深刻、多元的哲学智慧、道德理念和价值取向,在许多文化理念方面与太平洋岛国相契合。如道教的“无为而治”“天人合一”等,可以与太平洋岛民追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观念以及崇尚慵懒的生活方式产生共鸣。另一方面,应针对双方的文化差异制定“求同存异、交流互鉴”的文化宣传策略,如中国文化在太平洋岛国的本土化、文化项目的合作与交流等,推动双方多元文化的和谐共存。

(四)传播路径与报道内容的多维重构

太平洋岛国对世界新闻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域外的大国事件,新闻来源多是西方主流媒体。涉及中国自身事件或参与国际事件的新闻,太平洋岛国媒体主要转载来自新华社的报道,部分报纸不定期开设关于中国问题的专版栏目。当前,我国新闻机构还难以与美联社、路透社这样的国际大通讯社展开全面竞争。因此,在关涉中国对太平洋地区的问题上,中国主流媒体需要提高快速应对能力,及时、适时地树立国际新闻传播的中国视角,抢占舆论高地。另一方面,中国媒体在应对西方媒体对中国与太平洋岛国交往的恶意扭曲和猜疑揣测时,应主动寻求多方证据,如借助学者、华侨华人、岛民的观点,从多维角度驳斥西方误导性报道,深化太平洋岛国对中国的正确认识。

在新媒体发展的大趋势下,中国对太平洋岛国传播需注意社交网站、商业视频网站等新媒体的作用。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拥有信息量大、传播与更新速度快、交互性强等优势。由于太平洋岛国的传统媒体产业规模较小,新媒体在该地区迅速普及,为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新的舆论空间。在西方垄断对外传播领域话语权的今天,充分利用新媒体的优势,可不断扩大中国对太平洋岛国的受众面与影响力,如中国媒体机构在YouTube等视频网站上开设频道、《人民日报》海外版旗下的微信公众号、社交网站上发布太平洋岛国相关内容的账号、斐济华文媒体“南太之声”移动客户端等。

在中国对太平洋岛国传播面临西方舆论话语霸权的形势下,策略性叙事可为新闻报道路径的多维重构提供理论借鉴。策略性叙事是政治行为体扩大影响力、管理预期和改变其运作的话语环境的工具。^④与传统的理论框架相比,策略性叙事更注重当代意义争夺战在数字化网络平台上展现的跨国维度,因此更能准确把握跨国意义争夺战的复杂性与目的性。^⑤策略性叙事的形成需要战略目标和传播类型,其设计可以分为短期和长期目标,可采用的传播方式包括说服、论证和表征力。有学者指出,策略性叙事是对外传播理论与

①孙英春:《跨文化传播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47-449页。

②克里—克里是斐济社会中的一种合礼的乞讨形式,是求借者根据自己的需要向一个同族人“求借”的风俗习惯。

③汪诗明、王艳芬:《太平洋英联邦国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25-126页。

④Alister Miskimmon, Ben O'Loughlin, and Laura Roselle, *Strategic Narratives Communication Power and the New World Order*,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p. 11.

⑤Steven Livingston and Jack Nassetta, "Framing and Strategic Narratives: Synthesis and Analytical Framework", *SAI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38, No. 2, 2018, p. 101.

实践的双重创新空间。^① 从这一理论出发,对太平洋岛国的策略性叙事可建立在承诺物质收益但不损害其本体安全的基础之上,避免西方话语中的“人权、民主、债务”等概念,强调“贸易、发展、连通性”等问题。通过运用策略性叙事的体系叙事、政策叙事、身份叙事三大理论维度,亦可在诸如气候变化新闻等太平洋岛国密切关注的议题上达成共识。^②

(五)警惕舆论传播中的西方话语陷阱

话语是产生意义的表征实践,是虚构要素与事实要素的混杂。话语中的虚构主要是指自身的意识形态要素,通过语言工具构建身份或意义,也由此引发了话语争论。在太平洋岛国的地缘政治意义日益凸显的同时,与之相关的话语争论也愈发激烈,而媒体在这一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媒体不仅是话语争论的空间,也是话语生成与传播的场所。

在西方媒体的报道中,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存在常被定义为“威胁”。安全是西方话语中的一个重要关注点,从传统安全观出发,西方将中国视为威胁地区安全的不稳定因素,尤其是美国和澳大利亚。近年来,在美国推行印太战略的背景下,太平洋岛国对美国的安全价值和地位日益凸显。2019年美国外交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布了《加强美国与太平洋岛国伙伴关系》的政策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经济和外交存在也导致人们对美国几十年来减少参与所留下的战略真空的担忧不断扩大”。^③ 澳大利亚也试图巩固并强化其地区大国的战略地位,并认识到“澳大利亚在太平洋地区保持可见和活跃的媒体和广播存在符合国家利益”。^④ 西方媒体的话语中还存在将中国“他者化”的表述方式。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澳大利亚提出的“太平洋大家庭”概念。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Penny Wong)强调:“澳大利亚与太平洋有着深厚的亲情,希望与太平洋成为一个大家庭的一部分。”^⑤ 这一概念显然是试图构建澳大利亚与太平洋岛国的共同身份,并以此排除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西方国家所提出的话语并未得到太平洋岛国的认同。2021年,太平洋岛国提出了《蓝色太平洋 2050 战略》,旨在主动适应全球发展形势,推动符合自身利益的优先议题。该战略既是对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加强“一带一路”倡议合作的反响,也是为应对部分西方国家实施“印太战略”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及挑战。^⑥ 近年来,太平洋岛国不断强调对气候变化、贸易发展等事项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西方话语的抵制,也反映了其独立、自主外交实践的努力。

另一个需要警惕的是西方媒体报道中的“滴灌式”诱导叙事。通过在一个看似与中国不相关的事件报道中插入一些诱导性信息,从而试图在读者脑海中“隐形式”植入不利于中国形象的信息。例如,在《卫报》2022年7月1日的一篇关于“基里巴斯面临宪法危机”的文章中,刻意提及了基里巴斯与中国建交这一信息。^⑦

(六)加强中国媒体与太平洋岛国媒体的合作与联系

2024年9月24日,太平洋自由论坛(PFF)发布了首份太平洋岛屿媒体自由指数,指出“经济和金融限

①吴嘉莉、冯若谷:《对外传播中的“策略性叙事”——以中美经贸摩擦媒体系列报道为例》,《理论平台》2019年第7期,第54页。

②史安斌、唐婧淑:《策略性叙事视域下全球气候传播的“南方转向”》,《新闻与传播评论》2025年第5期。

③Amy Searight, Brian Harding and Kim Mai Tran, *Strengthening the U. S. -Pacific Islands Partnership*, Washington: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9, p. 15.

④“Strengthening Australia’s Relationships in the Pacific”, *Joint Standing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Defence and Trade*, 2022, https://www.aph.gov.au/Parliamentary_Business/Committees/Joint/Foreign_Affairs_Defence_and_Trade/PacificRelationships/Report/section?id=committees%2freportjnt%2f024684%2f76450, 访问日期:2026年1月30日。

⑤Penny Wong, “Speech to the Pacific Islands Forum Secretariat”,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May 5, 2022, <https://www.foreignminister.gov.au/minister/penny-wong/speech/speech-pacific-islands-forum-secretariat>, 访问日期:2026年1月30日。

⑥陈晓晨:《多重内涵的“蓝色太平洋”——太平洋岛国对地缘政治新环境的应对》,《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1年第5期,第156页。

⑦Kieran Pender, “Kiribati Faces Constitutional Crisis after Government Suspends both High Court Justices”, *The Guardian*, July 1, 2019,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2/jul/01/kiribati-faces-constitutional-crisis-after-government-suspends-both-high-court-justices>, 访问日期:2026年1月30日。

制是当前太平洋地区新闻自由的最大挑战。”^①长期以来,域外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澳大利亚相关机构对太平洋岛国媒体提供资金和技术,开展一系列媒体研讨会,在活动中宣扬西方意识形态、炮制“中国威胁论”。在西方媒体机构的话语陷阱和误导性信息影响下,太平洋岛国一些媒体对中国的认识存在偏颇。“一些太平洋岛国政治家、媒体人受到背后‘金主’的支持和西方媒体舆论的影响,动辄提出‘债务陷阱’‘新殖民主义’的论调,在中国问题上歪曲历史事实,以专业手法扩大传播效果,影响普通民众的公共认知。”^②面对此种情况,需要加强在太平洋岛国对中国政策、理念的舆论宣传,提升中国积极正面的形象。在此基础上,可以在中国对太平洋岛国援助清单中增加关于媒体合作的项目,中国媒体机构也可通过对外培训、会议交流等方式树立太平洋岛国媒体对中国问题的正确认识。

结 语

“一带一路”逐渐从倡议变为行动,从理念转化为实践,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舆论博弈的重要性也愈发凸显。西方国家的媒体和智库对中国的“一带一路”给予高度关注,通过借助其国际舆论话语权的主导地位,误导、污名化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太平洋岛国地区是地缘政治竞争的热点地带,近年来成为中国防范国际舆论安全和风险的重要区域。随着当今国际舆论博弈的智能化和多样化,如何预判、评估和应对西方国家的舆论攻势已成为国家舆论安全领域的重要任务。在太平洋岛国地区,舆论发声来源涉及域外国家和本地区来自不同身份、阶级的群体,正面、反面、中立的声音在此汇集,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舆论博弈区”。对中国而言,要以人类共同价值观为立场,规避不同文明间的价值和文化冲突;推动与太平洋岛国话语对接,不断深化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正确理解;优化国际话语传播平台,构建太平洋岛国地区舆论传播要地,以防范和应对敌对舆论攻势。

Research on China's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and Enhancement Path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edia Development in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

CHENG Zhen-yu

(Institute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China)

Abstract: The media industry of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 is small in scale, and the communication strategy is mainly to report local news, while the international news mainly republishes the reports of mainstream media from outside the region. Media development in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 has long been limited by funding and technology, and lacks the ability to identify false and misleading information. As the middle ground of public opinion communication,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 are contested by Western media, and try to influence the direction of public opinion in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 under the advantage of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discourse power. China needs to improve its communication strategy to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discourse power of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formulate communication positioning, establish two-way communication mode, enhance cultural image, reconstruct communication path and reporting content, and strengthen the contact with Pacific island media, so as to promot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

Keywords: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right of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communication strategy

[责任编辑 文刀]

^①“Financial Constraints Biggest Threat to Pacific Media Freedoms Inaugural Pacific Islands Media Freedom Index Finds”, *PNG Post-Courier*, September 24, 2024, <https://www.postcourier.com.pg/financial-constraints-biggest-threat-to-pacific-media-freedoms-inaugural-pacific-islands-media-freedom-index-finds/>, 访问日期:2026年1月30日。

^②赵少峰、于镭:《中国在太平洋岛屿地区的身份建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77-178页。